

京劇叢刊

第三十二集

孔雀東南飛
連營寨

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

81
C6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劇叢刊』的目的，是爲了選擇中國京劇中的優秀劇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劇團和讀者們參考。

一、『京劇叢刊』所收的，多數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劇傳統劇本，但亦酌量選取一些目前雖不很流行而內容和表演藝術較優秀的值得推廣的舊有劇本，以及根據傳統劇目改編的劇本。（包括一部分京劇舞台上比較流行的崑腔劇本）

一、凡傳統劇本，都是根據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進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動，在每劇的『前記』或『附註』中均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劇本的整理工作，都吸收了對該劇的內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參加，並且，絕大部分經過了實驗演出。

一、我們會力求以嚴肅謹慎的態度對待遺產，力求在去蕪存菁與小改的原則下進行整理工作，但編者與整理者能力有限，難免有不夠妥善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次

孔雀東南飛.....	1
連營寨.....	2
充.....	1

孔雀東南飛

前記

『孔雀東南飛』是我國魏晉時候不具作者姓名的一首有名的長詩，描寫一對在家長專制制度下犧牲的青年男女。這個戲根據原詩編成。故事梗概如下：

廬江小吏焦仲卿妻劉蘭芝，又賢淑又能幹，夫妻情好甚篤。仲卿的母親性情乖戾，蘭芝備遭虐待，仲卿卒被強逼休妻。臨別，仲卿誓不再娶，蘭芝誓不改嫁。

蘭芝回到娘家，她哥哥貪圖聘禮，假說仲卿已另訂婚，逼她嫁給某太守的公子，蘭芝堅拒無效。婚期的前夕，仲卿聽到消息，趕到劉家，得和蘭芝在門外相見，彼此互訴衷情，決以死相信守。仲卿去後，蘭芝投水，仲卿也就在蘭芝墳前自縊而死。

這個劇本爲歐陽予倩先生舊作，一九五三年曾加以修訂。

孔雀東南飛

第一場

〔焦家客廳。焦母上〕

焦母：（唱『四平調』）

清晨起免不了溷洗打掃，

這些事都應該媳婦操勞，

廚房內不見她哪裏去了！

天到這般時候怎麼還不見媳婦在廚房燒水，這小賤人既不在廚房，又不在此，絹，她往哪裏去了？——蘭芝！蘭芝！

焦小妹：（內）媽媽你叫嫂子作甚麼？

焦母：廚房還不曾燒水，你嫂嫂往哪裏去了？

焦小妹：（內）去挑水去了，我去找她來罷！

（上，接唱）

嫂嫂到井邊去把水挑，可要去找？

〔焦小妹欲出，焦母止之〕

焦小妹：（接唱）有何吩咐，女也可操勞。

焦母：（接唱）不要，不要，我回房去了。

嫂嫂回來你教她快把水燒。

懶媳婦不聽話便該休掉！

〔焦母起立，欲入內。劉蘭芝挑水上，焦母的丫頭春梅，緊隨入屏後〕

焦小妹：嫂嫂來了。嫂嫂我來幫你挑罷！

劉蘭芝：多謝小妹，我挑得起。

〔劉蘭芝見母親，叫一聲，焦母不理。劉蘭芝挑水直入，焦母目送之〕

焦小妹：（唱『四平調』）

我嫂嫂每日裏早晚操勞，

叫母親休管閒事免得煩惱，

年老人也落得快樂逍遙，快樂逍遙。

焦母：（回身坐下）娶着這樣的媳婦，怎不教我煩惱啊！

〔劉蘭芝上〕

劉蘭芝：（唱「四平調」）

到廚房趕快去把火生好，

抽片刻趕織絹不敢辭勞。

看婆婆坐堂前面色不好，

又不知爲甚麼怒上眉梢！

〔劉蘭芝正待織絹，焦母叫住她〕

焦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母：你的絹織好了幾疋？

劉蘭芝：織好了三疋。

焦小妹：嫂子真是織的又快又好。

焦母：（對焦小妹）多口！——蘭芝，我教你三天織好五疋，你只織好三疋，還欠我兩疋，你想怎麼樣？

劉蘭芝：只因爲媳婦生了兩日病，不曾趕起，請婆婆原諒。

焦母：哼！裝病我也會！

焦小妹：嫂子是真的病了。

焦母：（怒對小妹）一天到晚就是病。

劉蘭芝：待媳婦慢慢趕起就是。

焦母：唉！你家丈夫辛苦在外，養家活口，十分不易，作媳婦的也不要太過偷懶。

劉蘭芝：媳婦記下了。（正要織絹）

焦母：蘭芝！適才你去挑水，去了半日，爲何回來甚晚？

劉蘭芝：（含笑）適才去井邊挑水，看見春梅與鄰家的女兒在溝邊玩耍，失足跌在溝中，媳婦幫她換了衣服，故爾回晚。

焦母：（登時發怒）啊！春梅這小賤人竟敢偷偷出去玩耍，跌在溝裏還要少奶奶來

換衣服，那還了得！

焦小妹：這都是小事用不着生氣的。

〔春梅自屏後衝出〕

春梅：少奶奶，剛才我分明是在那裏晒衣裳，並沒有和人玩耍。少奶奶冤枉人的！
劉蘭芝：這這……

焦小妹：春梅，你這是甚麼樣子！

〔春梅不斷地喊冤枉〕

焦母：吵吵吵！（指着春梅和蘭芝）你們兩個人都是歡喜這樣吵！（對春梅）還不跪下！

〔春梅不跪〕

焦小妹：老太太教你跪下！

焦母：跪下！

春梅：（扭扭捏捏跪下）跪下就跪下。

焦母：（對蘭芝）少奶奶，我這個丫頭，實在不懂規矩；我年紀大了，沒有氣力，這裏

有拐杖一枝，拜託你，請你與我着實的打，活活將她打死！

劉蘭芝：（往後退）婆婆……（不知所以，進退兩難）

焦母：你不肯代勞，我只好自己來打。

〔焦母舉杖打春梅，焦小妹攔阻〕

焦小妹：（對春梅）還不滾下去！

春梅：少奶奶冤枉我，我等少奶奶把我打死！

焦小妹：你不再走真的打了。（順手接過焦母的拐杖裝出真要打的樣子）

春梅：（見小妹真打，馬上便走）冤枉我還要打我。（哭下）

焦母：唉！老了，只有這一個丫頭，還容不下，從今以後我只好自己來操作了。

（唱西皮搖板）

一個丫頭也容不了，

我只好自己來操勞。

焦小妹：哎呀！媽媽真是……

劉蘭芝：婆婆呀！

（唱搖板）

只怪媳婦說錯了，

還望婆婆把我饒！

焦母：算了算了！不要多說，織絹去罷！

劉蘭芝：遵命。

焦小妹：好了，母親也不要生氣了。

焦母：（對小妹）可嘆你父去世太早，我孤孤單單將你兄妹守大，我也是個命苦的人啊！（焦母一抬眼看見蘭芝頭上戴了一朵紅花）喂，你看你嫂嫂頭上的鮮花真是好看！

劉蘭芝：適才在井邊看見此花開了，隨便摘來戴上的。

焦母：（對着蘭芝作欣賞狀）漂亮，好看，瀟灑，風流。

劉蘭芝：（把頭深深地低下）……

焦小妹：啊，是了。哥哥今天不是回家嗎！

焦母：啊！怪不得……（冷笑）挑水就挑水，又要去看花，絹又織不好，就是「天到

晚講打扮；唉，可惜我們這樣人家，享不起這樣的清福。

〔劉蘭芝窘極，偷偷的把花摘下〕

焦小妹：媽也真歡喜管閒事！

劉蘭芝：呀！

（唱搖板）

老婆婆說的話尖刀一樣，

一句句都教我痛苦難當。

不打扮她說我裝模作樣，

左也難右也難我無限悽惶！

焦母：蘭芝。

劉蘭芝：婆婆。

焦母：你丈夫在外奔波勞碌，今日回家，你去多作幾樣菜，去罷！

劉蘭芝：是。

焦母：（一眼看見蘭芝頭上沒有紅花）轉來！你頭上的紅花哪裏去了？

劉蘭芝：（惶惑）恐怕是掉了。

焦母：掉了？你分明是取下了的。賢德的媳婦啊！我沒有說甚麼。我說你漂亮好看還不好嗎！你何苦與我嘔氣呢？我是個苦命的糊塗老太婆，賢德的媳婦你就原諒我罷！

劉蘭芝：媳婦不敢。

焦小妹：嫂子怎麼敢和媽媽嘔氣，您恕過她罷！

焦母：好好好，又是我的不對，去罷！去罷！

〔劉蘭芝只好無言走去〕

焦母：（又叫住蘭芝）蘭芝！

劉蘭芝：（回身）婆婆！

焦母：少時我的兒子仲卿回來，請你在言語之中爲我留一點餘地啊！

劉蘭芝：（實在是委屈的忍不住了）婆婆，媳婦有罪情願領罪，請婆婆責罰媳婦罷！（跪下）

焦母：哎呀，折磨死我了！我沒有說甚麼，何必如此？你還是責罰我罷！

焦小妹：嫂嫂趕快起來罷！這樣反而會教母親生氣。（攪蘭芝）

〔劉蘭芝也就只好站起來〕

焦母：我哪裏敢生氣！

焦小妹：（對內一望）喲！廚房裏水開了，嫂嫂還不快去！

〔劉蘭芝低頭泣下，焦母目送之〕

焦母：狐狸精！掃帚精！裝瘋賣俏迷男人。一定把她休了去才稱我的心。（咬着牙把拐杖一頓，打了自己的腳）

焦小妹：媽媽你爲甚麼對嫂嫂這樣？

焦母：我本來就不喜歡她。替你哥哥說了好幾家，他都不要，一定要她，就被她迷的昏天黑地，我娶了個媳婦就失了個兒子，那還了得！況且，以前她的身體很好，如今一天到晚就是裝病，我怕她不能養兒子，不能織絹，還要貼與她一副棺材。我一定休了她！

焦小妹：休了嫂嫂，恐怕不容易再找到這樣孝順的媳婦罷。

焦母：你是我親生的女兒，不要再替外人說話。你秦家表姐羅敷我倒是在看了，

她才真是我的好媳婦啊！

焦小妹：表姐麼？

焦母：你不要說起，我自有辦法。你今後要敢再替外人說話，我就打斷了你的腿！

焦小妹：（微哂，嘆息，搖頭）……

秦羅敷：（內）走呀！

（上唱西皮搖板）

至親骨肉常來往，

每逢佳節應酬忙，

一路行來秋風爽，

且見姨母叙家常。

姨母！表妹！

焦小妹：表姐！

焦母：哎呀，寶貝你來了！你母親怎麼不來？

秦羅敷：我母親近幾天有些不舒服。

焦母：不要緊罷？

秦羅敷：就是有些氣痛。

焦母：哎呀，你母親那樣好的福氣，也會氣痛？

秦羅敷：嫂嫂呢？

焦母：現在廚房做飯，少時就會出來。

焦小妹：嫂嫂，表姐來了。

秦羅敷：表哥怎麼還不會回來？

焦母：大約就要到了。

秦羅敷：母親知道表哥要回家來，恰好今天又是表嫂的生日，自己身子不好，特地命

我來與姨母叩頭，與表哥表嫂拜壽。

焦母：真不敢當，生受了啊！

秦羅敷：姨母請上受我一拜！

〔秦羅敷對焦母下拜，劉蘭芝暗上〕

劉蘭芝：表姐！